

## 安魂曲

聖誕節，應是普天同慶的日子，但是同一期間，很多人卻失去親友，這些離逝的人，他們的生命，已經在二〇一三年終止，無法見到二〇一四的來臨！

孔修來電，問我是否知道 Anna 走了。我說我知道了，但是錯過了在大堂的一場送別彌撒。

我與孔修幾乎是同一時間認識 Anna 的。那時我們剛成立了香港大學家庭研究院，雖是屬於大學的一個中心，但是在經濟上卻要自供自給，有人提議邀請 Anna 加入我們的籌款及推廣委員會，她就來了，並且為我們招來很多志願者，做了很多工作後，才問，你們是怎樣找到我的？

Anna 是婦產科醫生，她的業務本來就很忙綠，隨時要去接生，往往用午飯時間趕來開會，但是永遠充滿活力，一身是勁，而且還是健行者的忠實會員。讓我印象最深刻的，是 Anna 對文字的尊敬，她每次審閱研究院的宣傳冊子，都是一點也不苟且，尤其看到不通順的英文，她說：這些文字是會咬人的！

她在病重時還告訴我，正在為一個朋友的新書做校對，那是關於草本植物的書。她得意地說：這不是我的本行，要不斷上圖書館翻書，但是書中所犯的小錯誤都被我發現並更改了！

這就是我所認識的 Anna，一個無論做什麼事，都是如此敬業重業，滿懷熱誠。她愛花，到處攝獵花的色彩，我電腦上仍留存著她寄給我的各種花卉形象，讓我一腦子的紛縷。在她情緒低落時，我陪她坐在三師會球場旁的木板凳上長談；在我遇到困難時，她也陪我邊談邊走一直由中區走到銅鑼灣。那時她已經病重，對於自己能夠走這麼遠，感到十分興奮，我卻很是內疚，趕快找計程車送她回家。

當我丈夫發病時，她又以「病友」的身份來探望我們。最後一次見面時，她來我家吃午餐，那天我趕時間，只草草地準備了法式焗餅和蔬菜，Anna 卻說她最喜歡法式焗餅；我想她是觀察到我心中的不安而故意安慰我的，她永遠是那般樂觀和容人，我們三人天南地北地渡過一個愉快的下午，完全不去理會那在旁虎視眈眈的病魔。

後來各自理病，有一陣子沒有聯絡。孔修對我說，她一直有去探望 Anna。Anna 是醫生，對自己的病一點也不含糊，知道病情惡化時，還是很清楚的交待了自己的後事。她是天主教徒，深信天主會保護及帶領她的靈魂，她就這樣安詳地走了。

孔修問我有無人陪我過冬節，要不要她過來陪我，因為一個星期前，我的丈夫也走了！

兩個活生生熱愛生活、滿是期待的人，就這樣靜靜地離開了，我始終無法相信這是事實。朋友們陪我去辦理喪事，我與治喪的工作人員完全無法溝通，他們是那樣有板有眼，我卻嚷著不去死人的地方，不接受任何為死人而作的安排，我不喜歡看棺木！難道朋友們很喜歡看棺木嗎？我察覺到自己的失言！好在她們都沒有和我計較，這一段時間，都是幾位好友默默地伴著丈夫走完最後的一程，又陪著我這任性而糊塗的人辦理所有要辦的事，不離不棄，比親屬還要知心！我倒是出奇的聽話，他們叫我多睡，

多吃，我就捧著大棉被睡了又吃，吃了又睡。如果不是他們一宗宗地為我安排各種事項，我一定躲起來蒙被大睡。

與 Anna 不一樣，丈夫並沒有吩咐後事，因為他一直以為可以出院，還問我他的鞋在哪裡，不是入院時穿的那一雙，而是他捨不得穿的一雙走長途用的鞋，我答應了給他找來。多年生活在一起，很多事都是不言而喻。我知道他不要去殯儀館，不要穿西裝及打領帶，不要對著他哭哭啼啼，最好是大夥兒到他最愛的飯店吃一大頓，不用細數平生，那天梁天偉為我們感謝前來送行的親友時，久久說不出話，最後只有長長地嘆息，那倒是最好的送行。

一聲長嘆，一束鮮花，還有 Mahler 的第二交響樂，就送丈夫上路！

那是 Maureen Forrester 主唱的一段安魂曲，是孩子們仔細挑選出來的。Mahler 的第二交響樂是關於死亡及死亡後重生的音樂，丈夫生前就愛聽，他最喜歡用古老的膽機和一對英國擴音機來聽音樂。他說：這樣播出來的音質才夠精緻。他又說：Mahler 的樂章，主題都是圍繞著死亡，卻讓人聽著心靈淨化！

不用天天往醫院走，我大部分時間是抱頭大睡，有時悲從中來，痛入肺腑，有時又覺得什麼事情都沒有發生，大吃大喝。清理了堆積如山的工作，甚至與東南亞各地的同僚成立了亞洲家庭治療學院。糊里糊塗地，半夜被長途電話叫醒，通知我被選為下年度美國家庭治療學會一個重要獎項的得獎人。我還以為在做夢，一切都不是真的！

只顧躲藏起來，卻忘了感謝關心我為我操勞的親友。同學們怕我晚上寂寞，下課後輪流載送我回家；朋友幫我打點喪事後，不想打擾我，紛紛留言問我什麼時候才願意出來。

新歲當前，失去至親的人不止我一人，也許我們實在沒有失去他們，他們一直都在身旁，或是附近，永遠不會離開我們的心坎！

也許安魂曲的一些片段，真會淨化我們的哀傷：

我們站在致愛的人的棺槨前，他的一生、他的掙扎、他的熱誠、他的苦難、以及他在世上的成就，都在我們面前最後掠過，

而在這嚴肅及感觸的一刻，有一把急切的聲音迫著我們不能忽視，

它在問，然後又怎樣？何謂生？何謂死？我們為什麼而活？為什麼受難？難道一切不過是一個空虛的笑話？

我們可以活在永恆嗎？生與死究竟有什麼意義？這些問題必須有答案，不然我們怎樣活下去？

一個記憶，一線光輝，來自亡人的生命，一些已被遺忘的快樂共聚時光，突然在你眼底浮現，化作一份陽光，輸入你靈魂深處。

站立起來，站立起來！一切都平靜而安寧，

我來到一條大路，一個天使守著不讓我過去，

不行，我不能走開，

我從神處來，要回到神處，祂將給我光輝，讓我充滿著愛，照亮我到永恆！

噢，我的心，你並沒有失落，你所渴望的，所愛的，所追求的，並沒有白費，

逝去的必會再站立起來，不再驚惶。

噢！戰勝一切的死亡，現在你將被制服！

在愛的光輝下，我將長上翅膀，

我將死而復生！